

# 纳西东巴经“塞”字异体演变考\*

高 新 凯

[摘要] 纳西东巴经中异体字繁多，对“塞”及相关字符进行数据库分析可以管窥经书异体字复杂的分化演变。本文考察了1016册经书中所有出现的“塞”字及相关字符的异体字，发现其呈现较明显的地域特点，属于同源异体字。经溯源，“塞”是以“拴”会意兼注音的形声字，在经文中主要作为假借字记词使用，因自身偏旁的讹变和“拴”“姜”“气”等相关字符的演变而导致造字理据的误解。

[关键词] 纳西族 东巴经 塞 异体字 演变

## 一 引 言

目前对纳西东巴文的起源虽无定论，但学界普遍认为它历经了千余年的发展<sup>①</sup>。东巴经书卷帙浩繁，但纳西族历史上并无权威字典来统一字形，不同地域、不同东巴的经文书写多有自己的特点，所以经书文献中异体字<sup>②</sup>众多。只有较全面地考察异体字，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东巴文的创制和演变。本文主要对“塞”及相关字符进行较大规模的数据分析比较，以管窥经书异体字间复杂的关系，探索字符的分化与演变。

现在最常用的东巴文字典多是收录个别字形，很少列举异体字。比如方国瑜认为（2005:641）“ tsɿ<sup>55</sup>，塞也。从人张口 (tsɿ<sup>33</sup>拴)声。又作，省人。”李霖灿（1994:608）“ tsɯ<sup>55</sup>，塞也。画束草塞口之形，以口示意，以注音。”洛克（2004:133）“ dzi<sup>33</sup>，塞口物；塞住……的口；停止，如堵住瓶子或各种洞。”此符号表示一张嘴被堵住（指被一块姜堵住）。前两本字典认为这是以“拴”注音的会意兼形声字，后一本字典只当它是会意字。

另外，李霖灿（1944:321、1156、1580）“ tsɯ<sup>55</sup>塞也。象人以物塞洞之形。”“ tsɯ<sup>55</sup>

\* 本文系浙江省青年社科项目“纳西东巴经谱系再整理——文字视角下的经书判别(21NDQN282YB)”和湖州师范学院项目“如何从文字使用角度判定纳西东巴经的地域归属(2019XJWK23)”的阶段性成果。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sup>①</sup> 比如李霖灿（1944:11）认为“最早当不能过唐，最晚亦在明成化之前”；和志武（2008:144）认为“纳西象形文的产生和应用，约在公元7世纪的唐初”；方国瑜（2005:50）认为“创始的年代尚难确定，而利用象形文字写经书，可能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喻遂生（2003:312）认为“把东巴字产生的年代定在南北朝至唐初是比较合适的”；李静生（2016:19）利用字形考古的方法推断，有些象形文字在汉代乃至商周时期就已产生，不过“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套东巴文字不是一时一地之间形成的，它可能经历了漫长的发生、发展和最后形成的过程”。

<sup>②</sup> 本文借用“异体字”的概念，不是指与正体字相对立的异体字（东巴文没有规定正体字），而是指各种个性书写字体之间互为异体字。学界早前已在使用此概念，比如周斌（2005），邓章应、白小丽（2009），刘悦（2011）。

塞也。画门以示意，写~~𠂇~~以注音。”“~~𠂇~~tsw<sup>55</sup>塞也。象塞物之形。”这三个字符都记“塞”，我们在考察的经书中这些字符没有出现，其使用频率应该不是很高。第一个字可算会意字，第二个是会意兼形声字但用的是“门”字偏旁，它们与上文带“口”字偏旁的“塞”有明显不同的造字理据。最后一个字更像“拴”字的异体写法，记“塞”应是假借义。赵净修(1995:269)收录了此字符，认为是“拴”：“~~𠂇~~tsl<sup>55</sup>拴系物件之‘拴系’”；同时收录了“~~𠂇~~tsl<sup>33</sup>捆扎”(赵净修 1995:271)，却将它与“拴系”分作了两字；也收录了第一种字符“~~𠂇~~tsl<sup>55</sup>以物堵塞洞穴”(赵净修 1995:193)。木琛(2003:97)共收录了“塞”字的4种形体：~~𠂇~~、~~𠂇~~、~~𠂇~~、~~𠂇~~。前两种字形定为“象事”，后两种字形定为“形声”。

刘悦(2011:100-101、171)曾对以上字典中收录的各种异体字形进行了关系说明和演变推论，认为带“口”字偏旁的字形与其他字形存在造字理据的不同，带“口”字偏旁的字形又以~~𠂇~~为源头，简化作~~𠂇~~，又讹化出~~𠂇~~、~~𠂇~~和~~𠂇~~；~~𠂇~~与~~𠂇~~是造字理据的差别。实际上，经书文献中字形远比字典中的列举的丰富得多，仅在这些字形间分析相互关系难免会有差池。比如~~𠂇~~并非从~~𠂇~~讹变而来，~~𠂇~~字“口”中的偏旁也不是“蒜”，~~𠂇~~也不是~~𠂇~~的简化。而~~𠂇~~字被认为是以姜塞口是有理由的，~~𠂇~~字左边的三撇和“口”中的偏旁“肉”都另有演变。我们发现经书字形具有突出的地域特点，考察字形首先要考虑此经书的地域，要从文字整体特点分析；其次不同字形的演变要有较清晰完整的演变路径才是合乎情理的。所以，必须回归经书本身才能理清这些异体字形之间的关系。

我们全面考察了已正式出版的《纳西古籍译注全集》(100卷，897册)和《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6卷，119册)(以下简称为“《全集》”和“《哈佛经》”)，共1016册，并整理了所有出现的“塞”的字形、出现次数、记录的词义以及这些经书中出现的与“塞”字偏旁相关的“拴(束)”“姜”“气”等字形。又按照纳西族迁徙路线依次经过的宝山、鸣音、大东、丽江、鲁甸<sup>①</sup>等地域排列起来(宝山经、鸣音经、大东经、丽江经、鲁甸经)，经过辨别再将相同书写者的经书放在一起，相近或相关字形的经书相连，这样经书中的“塞”字各种异体字就一目了然了<sup>②</sup>。

## 二 地域经书字形分析

经统计，在考察的1016册经书中出现“塞”字的共有223册<sup>③</sup>，占比21.9%，为104位东巴书写<sup>④</sup>。其中，宝山经14册，由11位东巴书写；鸣音经26册，由6位东巴书写；大东

<sup>①</sup> 我们考察的这些经书中没有白地等地域东巴抄写的经书。据我们目前看到的白地经材料，发现白地字形发展得相对更简洁、更符号化，而且各地东巴都去白地朝拜，白地经吸收了一些明显的丽江、鲁甸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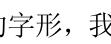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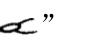
<sup>②</sup> 我们对此做了详细具体的列表，因为表格篇幅较大，不便呈列于此，如相关学者有需要，可以联系本文作者。

<sup>③</sup> 《全集》211册，《哈佛经》12册。我们在其他地方也零星看到过有经书中出现“塞”字符，但字形都包括在223册的“塞”字形中，故不另作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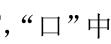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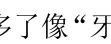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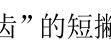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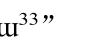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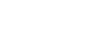
<sup>④</sup> 这些经书的抄写者和地域归属是经再次辨别、系联的。比如《全集》第27卷第2册的跋语写是鸣音“构若”的经书，编纂内容提要和他人的整理都将其看作是构若东巴手抄，仔细对照分析应是鸣音东卢东巴手抄赠与了构若。东卢手抄经书一共能系联起5册，其中有4册出现了“塞”字(第22卷第4册、第27卷第2册、第28卷第7册、第65卷第8册)。又如跟东卢东巴书法非常近似的第20卷第3册、第20卷第8册、第99卷第1册经书都有“塞”字，根据文字特点可以判定它们是由同一位东巴书写的，应系联在一起。

经 68 册，由 35 位东巴书写；丽江经 47 册，由 34 位东巴书写；鲁甸经 68 册，由 19 位东巴书写。同一位东巴的经书出现较多的有：鸣音东巴和即贵 15 册，大东东巴郑兴 12 册，大东东巴东知之孙 7 册，大东东巴和士成 12 册，丽江东巴东鲁 8 册，鲁甸东巴和乌尤 33 册，鲁甸东巴和世俊 8 册<sup>①</sup>。下面来梳理分析各地区经书出现的“塞”并与其偏旁密切相关的“拴”“姜”等字形<sup>②</sup>。

### (一) 宝山经字形分析

宝山经中的“塞”字主要写作 、 结（合其他地域的字形，我们判断“口”形左边的曲折小角为后来缀加的可能性较大）。“口”中的偏旁为 ，目前我们在所考察到的宝山经中未发现此字符，但根据其他地域经书可能相关的字符的经验，比如“姜”字在本地主要写作 （个别经书中写作  111、 49-115<sup>④</sup>； 71-106），与此形无关，我们推断这是本地或者早期的“拴tsɿ<sup>33</sup>”字。只有宝山东朗的经书中出现了“拴”，作 （66-181、212），与下游丽江、鲁甸等地的字形相似。此经书明显受到了下游地区经书的影响，因为书中还出现了 （66-181）和 （66-195，经文空格中添加的小字，鲁甸经的特别字形）。所以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宝山经中的“拴”作  而不作 。另有一例宝山经的“塞”字写作 （7-242），“口”形左边变成了三撇（类似于鸣音经字形），但“口”里面的依然是相同的三瓣角字形。还有一册经书的“塞”字写作 （79-257），为“口”中含“肉”形，这与鸣音、大东经中一些字形相同，本册经书字符呈长条形，与部分鸣音、大东经书法近似，很可能有影响关系，应算特例。

### (二) 鸣音经字形分析

鸣音经中的“塞”字主要写作 、，“口”中多了像“牙齿”的短撇（“ 噼gu<sup>33</sup>”一般写有类似牙齿的短线），所含的字符变成了“肉 ”，多与“口”形密接在一起，偶见两偏旁分开的字形 （18-167<sup>⑦</sup>），“口”形左边有三撇更常见（后文将分析这三撇的来源）。东华和长命东巴写作 、，“口”中的字形只是一个针锥形。和即贵东巴的字形相对比较丰富，以鸣音本地常见的 、 形为主，但也有简写的 （61-191、192、194；62-235；100-240、243、244 等）（此形平常记“吃肉、吃dzɿ<sup>33</sup>”），三撇写在“肉”上的 （2-222；2-269；38-6；51-52、57、63 等；87-169），还有鲁甸经中常见的 （51-69；76-146），同一册经书中也可以出现多种字形（如第 51 卷第 2 册<sup>⑧</sup>）。他是受到多地经书影响

<sup>①</sup> 和即贵、和士成两位东巴曾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翻译并抄写经书，明显受过其他地域经书的影响，尤其是和即贵东巴的部分字形并非鸣音当地特色字形。

<sup>②</sup> “拴”“姜”等字，首选同册经书中的字形，如果没有，则选同一东巴在其他经书中的字形，最后再考虑本地域最常用字形。“气”字形整体变化不大，又主要跟鲁甸字形相关，所以只在后文分析。

<sup>③</sup> 比如《全集》第 6 卷第 11 册（东注），第 3 卷第 4 册（欧嘎宙）。这里只是列举代表性经书，限于篇幅不能全部列出。因字符在经书中常是多次出现，故未标明具体页数。下同此例。

<sup>④</sup> 此处指《全集》第 49 卷第 111 页和 115 页，后为第 71 卷第 106 页，有些同一页中会多次出现相关字符。下文所用格式，皆同此例。

<sup>⑤</sup> 此字在字典中释为“漏”，木仕华（2001）认为它来自藏文字母 ，高新凯（2018b）认为它是凭藏文字母创制的哥巴字，而后被引入了东巴文，主要出现在下游的丽江、鲁甸经中。

<sup>⑥</sup> 比如《全集》第 28 卷第 7 册（东卢），第 20 卷第 8 册。

<sup>⑦</sup> 本册经书主体为鸣音东巴所写，但前后几页为大东东巴补写，可见相互交流密切。此字形也近似部分大东的写法。

<sup>⑧</sup> 此类情况统一指《全集》中的卷册，出自《哈佛经》的例子会特别注明。

的，有些经书是鲁甸经的照抄本（如第76卷第7册），所以出现鲁甸区的典型字形是正常的。

鸣音本地的“姜”作~~𠂇~~、~~𠂇𠂇~~（中间骨节两个或三个），跟“塞”字的偏旁没有关联。除了和即贵东巴的经书（“拴”~~𢃠~~、~~𢃠𢃠~~，与下游地域字形相同），我们在能考察到的所有47册鸣音经中未发现有“拴”字。

### （三）大东经字形分析

大东经中的“塞”字形非常丰富。有跟宝山经字形类似的~~𠂇~~（29-108、110、111等；38-371；39-181、190、207；62-154、158、163等；66-18、23、33等；55-252、258；50-173、175、178，共7位东巴书写），只是偏旁~~𠂇~~右边是两瓣形而不是三瓣形，有类似鸣音经字形的~~𠂇~~、~~𠂇𠂇~~（56-47、48、49等；80-89、91、92等），“口”中含“肉”，左边有三撇；更多的字形左边只象征性写了一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sup>①</sup>，有的“口”中有齿形，有的没有，除了~~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98-203）的偏旁更近似~~𠂇~~，其余的“口”中都可以看作是“肉~~𠂇~~”形；还有左边不写撇的~~𠂇𠂇~~、~~𠂇𠂇𠂇~~<sup>②</sup>，“口”中是“肉”形；个别经书中出现了~~𠂇𠂇𠂇𠂇~~（17-161、163）形，这跟宝山、丽江经的主要字形是相同的，不过综合本经的其他字形来看，此经受到了丽江经的影响，所以它不应算大东经的代表字形。

大东本地的“姜”主要写作~~𠂇~~和~~𠂇𠂇~~两种形体，前者跟鸣音经字形相同，后者跟丽江经字形相同，还有个别写作~~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的。大东本地出现的“拴”字写作~~𢃠~~、~~𢃠𢃠~~形，中间或是捆束之形，或干脆写为断开形，与丽江、鲁甸字形相同。这些字符与大东本地的“塞”字无法关联。

### （四）丽江经字形分析

丽江经中“塞”<sup>③</sup>的主要字形有三种：①“口”中偏旁为三瓣角加三撇形~~𠂇𠂇𠂇~~（~~𠂇𠂇𠂇~~内部偏旁方向不同）、~~𠂇𠂇𠂇𠂇~~（“口”中画了“齿”）<sup>④</sup>，这与宝山经字形相同，有11位东巴的12册经书写作此形（包括有多种字形的第8卷第2册、第42卷第10册中包含的此字形）；②“口”中偏旁为三横线捆扎形~~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sup>⑤</sup>，有7位东巴的11册经书写作此形；③“口”中偏旁为两瓣角三撇形~~𠂇𠂇𠂇~~（~~𠂇𠂇𠂇~~，这与大东经中的一类字形相同，有12位东巴的16册经书写作此形。另外，有两册经书写作~~𠂇𠂇𠂇~~（26-219）、~~𠂇𠂇𠂇𠂇~~（34-191），应是受到了大东经的影响，其中一册更是与大东东巴合写的；有两册经书写作~~𠂇𠂇𠂇𠂇~~（34-21）、~~𠂇𠂇𠂇𠂇𠂇~~（10-252），看作是①或②的变形都合理；有四册经书写作~~𠂇𠂇𠂇~~（26-75；6-307、309、312；84-79、80；《哈佛经》（六）-330），“口”中只有三撇；有一册经书写作~~𠂇𠂇𠂇~~（67-9），“口”中只有三瓣角；还有的同一册经书在使用以上字形外另有其他字形的，如~~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42-236）、~~𠂇𠂇𠂇𠂇~~（36-167），属于特别的讹变或简写。

丽江本地的“姜”字主要写作~~𠂇𠂇𠂇~~，为三瓣角三撇形，正好跟本地“塞”字的①字形中的偏旁相同，洛克（2004:133）列举的正是此种字形，所以他认为这是嘴被一块姜塞住。另有一位东巴的“姜”字写作两瓣角的~~𠂇𠂇𠂇~~形，与他的“塞~~𠂇𠂇𠂇~~”字偏旁类似，只中间多画了

<sup>①</sup> 比如《全集》第56卷第4册，第51卷第1册（郑兴），第73卷第4册。

<sup>②</sup> 比如《全集》第3卷第3册（和存恩），第19卷第8册（东补鲁）。

<sup>③</sup> 比如《全集》第37卷第10册，第53卷第11册，《哈佛经》第1卷第13册。

<sup>④</sup> 比如《全集》第11卷第2册，第58卷第5册，第80卷第7册。

<sup>⑤</sup> 比如《全集》第30卷第1册、第61卷第8册（东鲁），第91卷第1册（东纳）。

个圆环<sup>①</sup>。本地的“拴”字写作~~𠁻~~、~~𠁻~~，中间为捆束之形，或将中间写为断开的三个竖弯。这与本地“塞”字②字形中的偏旁相同，所以此类字可以看作以“拴”注音并会意。另有一册东巴经（《哈佛经》（五）-140）的“拴”写作~~𠁻~~，一端写作两瓣角，这与本经中的“塞”字偏旁相同，也是以“拴”注音并会意。

#### （五）鲁甸经字形分析

鲁甸经中的“塞”主要写作~~𠁻~~（~~𠁻~~、~~𠁻~~、~~𠁻~~）形<sup>③</sup>，有 15 位东巴 58 册经书写作此形。此字形“口”中的偏旁~~𠁻~~与本地的“气~~𠁻~~sa<sup>55</sup><sup>④</sup>”字相同，有些字形甚至随着“气”的改变而发生变化，~~𠁻~~由三横变为四横~~𠁻~~，~~𠁻~~也出现了~~𠁻~~的写法。个别经书写作~~𠁻~~（50-257、259，和四杨；100-127、130，和开祥），“口”中是“姜”形。还有“口”中写作两瓣角的~~𠁻~~（~~𠁻~~、~~𠁻~~）形（82-117；13-32；6-158、159；11-144；11-3、4、13 等；42-161、168，后 5 册都是和世俊所写），这些经书中的“姜”字写作三瓣角的~~𠁻~~形，与此种“塞”的偏旁并无关系，可见这种形体也是一种传抄的古字形。另外，杨向芝东巴的一册经书中有~~𠁻~~（17-313），画鬼之形，意为塞鬼之口，其中以“拴~~𠁻~~”为偏旁；还有一册经书写作~~𠁻~~（47-233）形，字形稍特别，但明显是以“拴”为偏旁的，译文中没有对应的翻译。有的东巴所有的经书倾向于用一种字形，比如和乌尤东巴几乎全写作~~𠁻~~；而有的东巴则使用多种字形，比如和世俊东巴的经书中各种字形几乎都出现了。

鲁甸本地的“姜”<sup>⑤</sup>字作~~𠁻~~（~~𠁻~~少量字形下端写成了四撇），跟丽江经字形一脉相承。本地的“拴”写作~~𠁻~~（~~𠁻~~）、~~𠁻~~，只是比丽江经多了四横的字形。与它们相对应偏旁的“塞”字字形~~𠁻~~、~~𠁻~~也都出现了，但最常见也是本地特色的字形~~𠁻~~却与“气~~𠁻~~sa<sup>55</sup><sup>⑥</sup>”音义皆无法关联，寻找不到合理的造字理据。实际上，通过经书中出现的~~𠁻~~（67-194、202）形，我们可以推断出偏旁~~𠁻~~乃是“拴~~𠁻~~”的省写：~~𠁻~~→~~𠁻~~→~~𠁻~~。不过时间久了此形就容易被误解为与“气”相关了，比如和文质东巴将“塞”写作~~𠁻~~，“气”也有对应四横的~~𠁻~~，而“拴”只写作三横的~~𠁻~~。

### 三 经文异体字演变辨析

整体而言，东巴经文事随着纳西族迁徙路线的转移而有发展变化的，迁徙上游地域经文相对下游地域经文会更古老一些。比如上游的宝山、鸣音等地经书只用传统的东巴文书写，下游丽江、鲁甸等地经文则多加入了后来出现的音节文字哥巴字；又如上游经文中用~~𠁻~~形表示各种液体“水”“乳”“药”“血”等，要靠经文辨别具体意义，但下游经书则造出了可直接区分不同液体的新字形（高新凯 a）。当然，各地域经书之间也有相互传抄、影响的关系，会出现一些特例。因为山川阻隔等原因，各地域经书经历过相对独立的发展并呈现出了整体一

<sup>①</sup> 和御琴东巴的一册经书中也把“姜”写作极少见的两瓣角~~𠁻~~-46-185，但未见他使用“塞”字。

<sup>②</sup> 比如《全集》第 1 卷第 7 册（和乌尤），第 21 卷第 5 册（东鲁），第 13 卷第 7 册（和世俊）。

<sup>③</sup> 木仕华（2001:65）认为此字应是藏文字母~~𠁻~~的借字，我们赞同此观点。上游地区的经书都写作~~𠁻~~形，与藏文字母形音近似。“气”只是假借记词。

<sup>④</sup> 《全集》收录此东巴的经书很多，出现“塞”的有四册：第 35 卷第 10 册，第 36 卷第 4 册，第 37 卷第 10 册，第 38 卷第 4 册。这四册经书中没有出现“姜”字，但可以从他的其他经书中找到，比如 35-307、37-163。

致的用字和字形等方面的文字特点，这些特点已经通过分析研究得到客观揭示。一些特殊情況也可以通过分析加以辨别和说明。所以，结合相关的文字学理论对经书空间写本的差异进行辩证分析，可以推论有些文字在时间发展中的演变关系的。

通过上文各地域字形的梳理，我们发现不同地域经书中有些“塞”字形体是相近的，有些是可以关联的，相关的“姜、拴、气”等字符也是在变化的。下面将“塞”各地域字形（见表1）和“姜、拴、气”各地域字形表（见表2）代表性字符制成简表，进行更直观地观察。

表1 “塞”各地域字形表

宝山	鸣音	大东	丽江	鲁甸
★ <sup>①</sup>			★	
		★	★	
	★			
		★		
	★	★		
			★	
				★

表2 “姜、拴、气”各地域字形表

汉字	宝山	鸣音	大东	丽江	鲁甸
姜			(  )	(  )	
拴(束)	? <sup>②</sup>	? (  )	(  )	(  )	(  )
气		(  )	(  )	(  )	(  )

表中可以看出，形在宝山、大东、丽江、鲁甸经中都有出现，其中在宝山和丽江更是常用字形。“口”中三瓣角三撇的偏旁在丽江经中与当地的“姜”同形，但在上游的宝山等地此字形与“姜”字完全没有关系。目前我们在考察到的宝山等上游经书中未发现三瓣角的字符（仅有个别“蒜”写作，但只竖写不横写），上文我们推断这是本地或者早期的“拴”字。一则对比本地和其他地域经书，各种与“塞”字相关或与此形接近的字符找不到是其他文字的可能；再则以表示一束东西（比如一把布条或一束草）的“拴(束)”来塞“口”比以一块“姜”“肉”甚至“气”来塞“口”在造字理据上显得更合理，而且“拴”字还兼有记音的作用。当然，这最终还有待于更多宝山等上游地区经书的验证。丽江经中还有一种常用字形，是明确以本地的“拴”会意兼注音的亦声字，这应是传承了造字理据

<sup>①</sup> 标“★”号的是本区域主要使用的常见字形。有些细节差异的字形未能遍举。

<sup>②</sup> 标“？”表示目前未发现；标“()”中表字形为少见字形甚至个别字形。

的字符而非凭空新造的字。丽江经的~~口~~形其实也是继承传抄的较古老字形，并非是以“姜”塞“口”的会意字，只是因为“姜”字因演化(→→)而正好与其偏旁同形了。

还有一种~~口~~形在大东、丽江和鲁甸经中常见。其中两瓣角三撇的偏旁~~口~~(~~口~~)比~~口~~少一瓣角，东巴文中仅有“蒜~~口~~kv<sup>33</sup>”字与此形略相似(“蒜”字形在各地域没有显著变化，只有极少宝山经中作~~口~~形)，倘若将其理解为以“蒜”塞“口”的会意字似乎有点不合常理，更关键的是经书中从未出现“蒜”字横写的情况。我们认为两瓣角的~~口~~与三瓣角的~~口~~应该是同一字符，偶然的省写讹变成了此形。李霖灿(1994:1582)“~~口~~tsu<sup>33</sup>束也，绑也。画束绑之形，亦写作~~口~~。”其中异体字列举了两瓣角的“拴(束)”形(竖写形)。~~口~~也是以“拴”会意兼注音的形声字，所以各地经书中依然传承着这种字形。前文列举过丽江经中有~~口~~字形，同页经书中“拴~~口~~”就作两瓣角形(本经中“姜”作~~口~~，“蒜”作~~口~~)，明确显示此“塞”字以两瓣角的“拴”为偏旁。

另有一种以“肉”为偏旁的~~口~~(~~口~~)形在鸣音、大东经中广泛使用，其他地域个别出现，应是受了这些地区经书的影响。此~~口~~(~~口~~<sup>①</sup>)形在经书中一般表示“吃(肉)dz<sub>1</sub><sup>33</sup>”或“咬tsha<sup>55</sup> / khæ<sup>33</sup>”之意，为何又记录“塞ts<sub>1</sub><sup>55</sup>”？“肉st<sub>1</sub><sup>33</sup>”在“口”中表示“吃”比表示“塞”要合理得多。梳理了这两地的众多字形，我们发现~~口~~应该是由~~口~~(~~口~~)形逐渐演变而来。经书中又有~~口~~、~~口~~、~~口~~、~~口~~这样的字形，内部偏旁跟~~口~~是相同的两瓣角加三撇，但三撇较短且略下弯，仿佛跟右侧的两瓣角不是一体，而两瓣角的形状又跟“肉~~口~~”字形基本相同。还有~~口~~、~~口~~这样的字形，两瓣角的所谓“肉”形与“口”的圆圈是一体或相接的，左边“口”外写了三撇，实际相当于偏旁~~口~~(~~口~~)向左位移跟“口”合体了。又出现了~~口~~偏旁被解体的字形~~口~~、~~口~~，三撇留在了“口”外，“口”中只有“肉”形。还有~~口~~、~~口~~这类字形，“口”中画“牙齿”，这是随意添加的吗？我们认为这应是~~口~~(~~口~~)这种字形~~口~~偏旁的“三撇”讹变而来，经书中只写半边“牙齿”的~~口~~、~~口~~，不过大部分是上下对称都加了“牙齿”的~~口~~。有些字符就极简单：~~口~~、~~口~~，牙齿都省掉了。至于大东经中常见的左边只写一撇的字形，可能是对左边三撇的省略。另外，~~口~~这种字形是将~~口~~一边的三撇也连成了瓣形，~~口~~又加了“牙齿”。还有~~口~~(~~口~~)这样的字形，“口”中并不是“肉”形而是一个长条，这表示书写的东巴并不认可“塞”是以“肉”为偏旁的，当然他也未必清楚此字的造字理据。一个偶然的笔误便可能形成一种新字形。

通过以上分析，“口”中含“肉”的这种常见字形的发展脉络大体可以梳理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这种字形主要在鲁甸经中使用，前文已经分析过这是将~~口~~中的偏旁~~口~~“拴”简写造成的：~~口~~→~~口~~→~~口~~。后来可能被有些东巴“误解”，逐渐将它偏旁与“气~~口~~”联系在一起了。至于丽江经中出现的只有三撇或三瓣角字形~~口~~、~~口~~更可能是~~口~~(~~口~~)这种字形的直接简化省写，而与~~口~~无关。

经过前文的梳理分析，我们认为“塞”字所有纷繁的异体字都是同一来源的，有相同的造字理据，都是以“拴(束)”会意兼记音的形声字，后来随着时空变化演变出了不同的字形。目前我们能追溯到的最“原始”字形应该是~~口~~，至于丽江经中此形被当作以“姜”塞“口”

<sup>①</sup> 也许有人会质疑~~口~~中的偏旁不是“肉”，因为“肉~~口~~”的两瓣角一长一短，所以我们又列举了此种形体。经书中这两种字形都有，同一册经书中也是如此，这点细微的差别在此并不区分意义。同样，“塞”字中偏旁的两瓣角也有基本等长和一长一短的情况：~~口~~、~~口~~，所以后文中的举例证明也无必要有意区分此细节。

的会意字，只是由于“姜”字在演化过程中正好与其偏旁同形的巧合。因为有的东巴将“拴”写作两瓣角的形，故“塞”作形，又由此形讹变演化出含“肉”形的、。下游丽江等地出现的（）形是以本地的“拴（束）”会意兼记音的形声字，到了鲁甸又简化成了形。其他的异体字形都是在这些主要字形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见以下主要字形演化简式：

1. 以三瓣角“拴”为偏旁：→
2. 以两瓣角“拴”为偏旁：→→→
3. 以三横线“拴”为偏旁：→→→

“塞”字各种异体字（排除个人书写风格的细微差异）有没有可能是各地东巴自己创造的纯会意字符？比如鸣音和大东创造了以“肉”塞“口”的字形，丽江创造了以“姜”塞“口”的字形，鲁甸创造了以“气”塞“口”的字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这些字形从造字理据上讲不如“拴（束）”塞“口”合理，比如以“气”塞“口”完全不合理，又“口”中含“肉”的字形左边常见的三撇也难以合理解释（从上文梳理的字形演化的角度则能豁然开朗）。其次，这些地域并不专用他们“创造”的字形，还广泛使用其他字形，比如丽江有以所谓的“姜”塞“口”的字形但又创造了以本地的“拴”塞“口”的会意兼形声字，目前没有经文证据证明它们是因不同的语境创造的异体字。如果是从宝山等其他地域传抄而来，则它的偏旁就不能对应本地的“姜”字，也就不能算作以“姜”塞“口”的会意字。所以，将“塞”字理解为以“拴”塞“口”的会意兼形声字是最合理的。各地以相同的造字理据根据本地“拴”字的变化写作了不同的形体，而在传承中不断演变讹化，形成了更复杂多样的异体字。它们本质上都是同源异体字，从丰富的经文字形中是能够梳理出演化脉络的。因为“塞”及与之相关字符的演变并不是总是同步的，所以才会导致某些巧合而发生造字理据的误解。

从各地域东巴经有不同的文字特点的角度看，不同地域的经书确实经历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各地的“塞”字本有相同的造字原理，都是从以“拴”塞“口”的会意兼形声字演化而来，那它们在分化之前应该有一个曾经共同的来源（各地在文字分化后同时独立发展出这个会意兼形声字的可能性不大）。下游丽江等地经书大量使用与上游宝山等地相同的字形，而宝山等上游经书却不使用丽江等地的字形，结合上游经书更大程度保存了字符原始性的整体情况，我们推断宝山经中的是相对更早期的字形，所以也是目前被传承使用最广泛的字形。

#### 四 文字的用法分析

此“塞”字在所有我们考察的经书中一共出现了934次，记录了不同的词语，比如记录说/吧（句尾虚词）tsɿ<sup>55</sup>、算tsɿ<sup>21</sup>、藏tsɿ<sup>55</sup>、塞tsɿ<sup>55</sup>、竖tsɿ<sup>21</sup>、刻tsɿ<sup>55</sup>，各种人名、地名、神鬼名、动植物名的相关音节等，以假借记音记词为主，极少记录本义。其中记录“说/吧”次数最多，确定的有613次（还有未译出的），约占65.6%，分布在145册经书中；而记录本义“塞（堵）”只有14次，仅占1.5%，分布在13册经书中。正因为此“塞”字在经文中主要用于假借记词，所以无法通过具体的语境去推断它的造字理据。即便记录本义的时候，也只是表示抽象的“塞”，没有出现以“姜”或“肉”等塞“口”的情境。只有前文举例中的“有

具体情境，表示塞鬼之口，所以写了“鬼”字，能与《纳西象形文字谱》中人形的𠁧相比照，但“口”中的偏旁依然是“拴”字。

另外，不同地域经书的用字习惯不太一样，在丽江、鲁甸经中有时会用“拴”跟“塞”字交替换用记音记词，而在宝山、鸣音经中则是用汉字借字“子（宝山𠁧、鸣音𠁧）”<sup>①</sup>与“塞”字换用来记音记词，一直没出现“拴”字。

此“塞”字作为会意与形声相结合的造字，相比于象形字、指事字、文字图画等算是比较高级的造字，这样的字符在经文文献中又普遍被当作假借字使用，而且比与之同音的简单字符更为常用，这也是非常有趣的文字现象。这类较“高级”的形声字在被创造出来即刻还是经历了多久才加入了假借用字的行列？它们是像汉字一样发展出较固定的核心意义还是更倾向于只固定记录音节？这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新问题。

## 五 结语

东巴经书数量众多，经文异体字异常丰富，关系复杂，上文分析的“塞”字及其相关字符就是其中的典型。本文梳理了它们在各地域经书中的字形与使用情况，发现了这些复杂异体字的地域特点，理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各地域经书丰富复杂又有关联的异体字形透露出了文字演变的痕迹，让我们在辩证梳理中得以溯源，“塞”是以“栓”会意兼标音的形声字。不同地域的异体字包含了文字演变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双重线索，是求证东巴文字创造与发展的重要材料。我们之所以能探寻出“塞”字等异体字的演变路径，主要得益于对众多经书的大规模数据材料的考察，仅靠少数举例材料难以研究出客观可靠的成果。

东巴文异体字是研究东巴文起源与发展演变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大规模的材料考察是研究异体字最可靠的方法之一。这对其他古文字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邓章应. 2013.《纳西东巴文分域与断代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2] 邓章应、白小丽. 2009.《纳西东巴语境异体字及其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 [3] 东巴文化研究所. 2000.《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4] 方国瑜. 2005.《纳西象形文字谱》，和志武参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5] 高新凯. 2018a.《纳西东巴“𠁧”字考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
- [6] 高新凯. 2018b.《纳西东巴“𠁧”字考辨》，《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1期.
- [7] 和志武. 2008.《和志武纳西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8] 李静生. 2016.《纳西东巴文字概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9] 李霖灿. 1944.《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台北：中博院.
- [10] 刘 悅. 2011.《纳西东巴文异体字关系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11] 洛 克. 2004.《纳西语英语汉语词汇》(第一卷)，和匠宇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 [12] 木 琛. 2003.《纳西象形文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sup>①</sup> 各地域经书有不同的汉字借字，不能通过这一例借字推断宝山、鸣音经受汉字影响更大，认为它们处在丽江的北部边缘山区，其字形会率先出现变化。实际丽江区域的对外交流更频繁更广泛。

- [13] 木仕华. 2001. 《纳西东巴文与藏文的关系》, 《民族语文》第5期.
- [14] 喻遂生. 2003. 《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 成都: 巴蜀书社.
- [15] 赵净修. 1995. 《东巴象形文常用字词译注》,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6] 周斌. 2005. 《东巴文异体字研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 2011-2018. 《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1-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On the Evolution of Variant Characters for “Gag” in Naxi Dongba Scriptures

GAO Xinkai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 vast number of Dongba scriptures, and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s encoding “gag” and the related characters may shed some light on the complex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of variant characters in Dongba scriptures. In this paper, I investigate all the counts of the variants of the character encoding “gag” and its related characters in 1,016 scriptures, finding that they show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be classified as homologous variants. The evolutionary exploration shows that the character encoding “gag” is a phono-semantic character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ound ideogram and phonetic radical encoding “tie” and is used mainly as a phonetic loan in the scriptures. A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motivation of its character formation arises from the erroneous change of its own compon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ed characters such as those encoding “tie”, “ginger” and “air”.

**[Keywords]** Naxi people Dongba scriptures “gag” variant characters evolution

(通信地址: 313000 湖州 湖州师范学院国际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

## 《陇川阿昌语参考语法》出版

时建博士专著《陇川阿昌语参考语法》于2021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导论、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附录等5部分组成。该书以阿昌语云南省陇川市户撒话为对象,以参考语法研究范式为框架,结合现代语言学前沿理论和新描写主义理念,对阿昌语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描写。该专著对阿昌语语法及藏缅语族语言类型的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刊编辑部